

人世間

村口的羊爷爷

未央

村西头的老石头房子里，住着一位放羊的爷爷，少时，不知他的名字，便唤他羊爷爷。

羊爷爷一生没有娶妻，也没有子女，独自一人住在村西头的老房子里。老房子是用石头砌的，因为院子南侧的小路仅能容自行车来往，所以小院的大门便开在了西侧，莱阳话叫“回门朝西”。房子的地势稍高，院门外又用整块的大石头埋了台阶，拾阶而上才能跨进院子。台阶的左侧最初是一块狭长的自留地，种点萝卜青菜，后来羊爷爷专注养羊，便用藤条编织了篱笆，晚上便将羊儿赶进去休息。

院子的外墙是用石板加石块砌的，几十年风雨侵蚀，外墙缝隙里已长出很多茅草，又因院墙外距离前一家邻居的后墙较近，这条仅够一辆自行车通过的小土路，被邻居家房檐流下的雨水长年累月不断地侵蚀，愈发难行。

小时候，羊爷爷家旁边的这条小路是我上下学必经的地方，大人们都不走这边，挑个担子走起来都费劲。母亲叮嘱我，经过时一定要下车，不能骑着自行车，容易摔倒，我每每不听，回回挑战，也能顺利通过。

羊爷爷抽旱烟，他有一只随身携带的烟袋锅儿，烟嘴儿是红玉般的颜色，油亮油亮。烟袋锅儿虽然是铜的，但被经年的老烟垢糊得早已不见了古铜色。烟杆儿下面缀着一个灰色的小布袋，布袋里每天只装半袋儿搓得细碎的烟丝儿。

每天早晨，他都要等草上的露水干了才赶羊上山。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羊爷爷就在他的小羊圈里清扫羊粪，我骑车路过，喊一声“爷”，他回我一声“走”。晚上放学时，羊爷爷已经将羊儿从山上赶回了羊圈，坐在台阶上眯着眼睛，抽着烟袋锅儿，我喊一声“爷”，他答我一声“回”，然后把烟袋锅儿在脚底板上磕烟灰，缠起布袋抬脚回院，好像等我回来的那个时间点儿，就是他起身回家做晚饭的点儿。

羊爷爷有个侄子。侄子住在北壠上，隔三岔五地来看看他，每次都拎点干粮或者水果来。羊爷爷总是说他吃不动不用破费，其实是不想在他能动弹的时候给侄子添负担。侄子送来的干粮羊爷爷都留下，水果他会留下一半，剩下的让侄子带回去。三十多年前的农村，农家在水果的消费上并不多。

羊爷爷的羊群规模不大，大概只有七八只，因为他的腿脚不方便，多了也忙不过来。羊群里有一只大公羊，弯弯的角儿，是领头的，每每走起来都是昂着头，走走停停，还时不时地回头看看后面跟着的羊和羊崽们。大公羊负责领头，羊爷爷则将赶羊的鞭子搭在胳膊弯上，负责断后。

羊群每天上山吃草，回来夜里还要添加豆粕增加营养。那时候，羊爷爷的羊一年多才能卖一次，卖给邻村赶集杀羊的羊倌儿。每次卖羊时，羊爷爷便会知会羊倌儿，从不提前给羊灌稀口粮增加重量。为此，羊倌儿称重时，总是给羊爷爷高高的。

每次卖了羊，羊爷爷便到集上逛逛。他自己的吃穿都极其简朴，未见他为自己添置过什么。到了集上，他买几斤猪肉，称一网兜鸡蛋，路过卖羊肉的摊位时，他总会刻意背过身走过去。回了家，用毛巾拍掉身上的尘土，便去侄子家，留下猪肉和鸡蛋，逗逗小孙子，便起身回家。侄家留他吃饭，他从不住脚（方言，停留的意思），总说羊还要喂，便背着手儿回来了。

小时候，不懂的事太多。记得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羊爷爷家没有羊奶奶，如果有羊奶奶，羊爷爷就不孤单了。母亲总是搪塞过去。时至今日，羊爷爷家为什么没有羊奶奶，我也不甚清楚。

再后来，我去了镇上念书，一个月返家一次。那年学校放假，等到返家经过羊爷爷家时，见他家大门紧闭，门扇上过年贴的红福字也被刮去了，只留下斑驳的木门。篱笆里的羊群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堆满了柴火草。母亲说羊爷爷已经走了，是邻居听羊群咩咩叫个不停，才意识到羊爷爷没开院门，便去北壠喊他侄子下来看看。侄子翻墙进去，见羊爷爷已倒在院子里，身上是日常放羊的穿戴，手里还握着他的鞭子，人已走了好久。

侄子操持了羊爷爷的后事之后，便卖了羊群，锁上了院门。从此，这个小院没了咩咩的羊叫声，门口的台阶上再也没了羊爷爷抽烟袋锅儿的身影……

诗歌港

品读青山(外二首)

林启东

呷一口青山
吐纳青天半边蓝
吸食一口甜酸
推开一盏浅少的磨难

我和过往的风携手赶路
与天地为伴
抬起幽蓝的眼睛
和自己的影子徒步江畔

前路漫漫
走路的声音如尘埃落下
枕着时间的涛声
我的灵魂在天地间
安然入梦

过客

谁和谁是凡尘的过客
错过了永恒
谁和谁在流浪中牵手
辅佐清风伴明月

我把你比作四季风
月舞小溪时光潺潺过
在铺满星星的柳树下
有路过的风儿 掠过眉梢
到牵手梦醒的山岗

仰望着波澜起伏的人生 转过身
背起泛黄的行囊
你才是我生命中
最后的过客

我是

我是江畔单行的脚印
看孤雁划过天空的痕迹
我站在梅花谢落的枝头下
轻吻人去楼空的窗口
去寻找你遗留的香

我是天上下凡的云彩
落在你牵过的骏马上
我是开在草原上的昨日花
刺骨的寒风吹过
望眼欲穿的方向

站在夕阳映照的断桥下
看落日抚摸的残黄
挂在尘土飞扬的车辇上
我的眼光从此跌落在
太阳升起的草原上

古船

于大卫

这艘古船沉睡在海边
船体被海沙深埋着
露在外面的脊梁
前后足有百米
船体可以高高竖起六支桅杆
近前敲击叮当作响
是黄梨的木质
它坚硬如钢
永远不会朽烂

远处的波涛翻滚着
宣读一部不朽的史记
这艘古船
鼓荡着风帆
在大洋里划出一条丝绸飞舞的航线

方正炕桌圆亲情

蔡华先

炕桌曾经是北方人家常见的一种家具，因炕而生被称为炕桌。北方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所以北方人喜欢睡火炕，形成了人们在炕上活动的生活习俗。一日三餐，也大多是在炕上吃，这就有了炕桌。炕桌的功能非常明确，是供一家人吃饭用的，因此又称“饭桌”。

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里曾多次提及炕桌。比如林黛玉刚进荣国府，就看见“正房炕上横陈一张炕桌，桌上放着书籍茶具”。第六十三回中有这样的情节，袭人道：“不用围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绰，又便宜。”可见炕桌在过去不仅普通老百姓使用，而且富贵豪门也使用，只不过材质有区别，档次有高低。

炕桌一般都是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大小高矮没有一定的规定，以前人们吃的饭菜相对比较简单，炕桌能摆下几个碗碟即可，所以炕桌一般都做得不大。炕桌结构可繁可简，做工可精可粗，使用的材料高中低档都有，但无论大小，无论长的、方的，都是四条腿支着一个桌面。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炕桌前，甚是热闹。

炕桌最主要的功能是供人们吃饭用的。曾经人们向往的生活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时候，炕桌就是一个家温暖的象征，吃饭时必须坐在炕桌前。那时候人们每天听到的最熟悉的、也是最期盼的就是“吃饭了”，最爱干的活就是“放炕桌”。大人一说放炕桌，小孩子就知道要吃饭了，立马停止追逐打闹，回屋到炕上坐着等。

坐有坐相。使用炕桌，首先要学会怎么坐，有一种功夫不可不练——盘腿而坐。盘腿而坐这种功夫，大概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产生的。佛教讲究“打坐”，随着佛教影响的日益广泛，古人也慢慢学会了将自己的两腿相互盘起来放在身前。

因为炕桌桌腿很短，所以在炕桌前只能盘腿而坐。大人们经过多年的磨练，盘腿坐早已是驾轻就熟，但小孩子们还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练习过程。吃饭时，小孩子要么把腿伸到炕桌下面，要么直接坐到被褥上，或者干脆拿个小板凳坐在上面。我小时候虽然练了不少年的盘腿而坐，但功夫始终没有练到家，长大以后坐在炕桌前用餐，我都会要一个小板凳，不是不会盘腿坐，而是一旦坐久了腿部就会酸麻。

炕桌，不仅是一家人一起吃饭的地方，还是人生最初的启蒙课堂之一。在炕桌前，我们学会了就餐礼仪，吃饭前，先要摆好筷子，摆筷子也是有讲究的，不能先摆自己的，要先给长辈摆好；吃饭时，用筷子夹菜只能夹自己面前的，不能由着性子，满盘子满碗去夹菜；长辈不上桌，不能先吃；给大人递筷子、递饭的时候，要用双手；咳嗽的时候要转过脸去，用手挡住嘴，不要对着饭桌咳嗽；倘若谁碗里掉下米粒或者一小块馒头，长辈就会及时地捡起来，并讲道理给我们听：粮食来之不易，不能浪费啊！

当然，炕桌上更有浓浓的亲情。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就是每天吃饭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父母把最好吃的饭菜留给孩子，舍不得多吃一口。每年庄户人家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饭桌上就会有明显的两种待遇。在我们家，因为父亲是家里的整劳力，我们兄弟几个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祖母和母亲总是把最厚实的饭，盛给父亲和我们几个兄弟，而她们则稀汤寡水凑合着吃；或者是把馒头给我们，她们吃玉米饼子。偶尔吃一次馄饨，我们碗里总是盛得满满当当的。盛完之后，盆里已所剩不多，祖母和母亲就把剩下的几个馄饨分开，再掰些玉米饼子，加点汤水，依旧吃得津津有味。

那个时候，每家每户的家具都比较少，炕桌还兼有其他功能，吃饭时当餐桌，孩子们写作业时当书桌。吃完饭，炕桌被擦得干干净净的，孩子们就趴在桌子上写作业，大人们在一旁做着手工活，聊着天。最热闹的时候就是过年，炕桌上摆满一盘盘饺子，饺子冒出的热气在炕桌上空盘旋。一家老小各自端着醋碗，夹着热腾腾的饺子吃。

曾经，饭桌伴随了人生的每一刻，它凝聚了一个家庭温暖的点点滴滴，见证了人们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后来，饭桌逐渐被圆桌代替。历史在变迁，时代在发展，炕桌越来越成为一种历史，成为一种记忆。但是盘腿儿坐在热乎乎的炕上，一家人围坐在炕桌周围，温馨又欢乐——这种记忆很温暖。